

眉山蘇洵著

嘉祐集

太原府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刊嘉祐集目錄

第一卷

幾策

審勢

審敵

第二卷

權書上

心術

法制

強弱

攻守

明間

第三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權書下

孫武

六國

高祖

第四卷

衡論上

遠慮

任相

廣士

第五卷

子貢

項籍

御將

重遠

衡論下

養才

議法

田制

第六卷

六經論

易論

樂論

書論

第七卷

申法

兵制

禮論

詩論

春秋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玄論

太玄論上

太玄論中

太玄論下

太玄總例

四位

九贊

八十一首

三方
九部
三州
三家

揲法

占法

推玄筭

求表之贊

曆法

第八卷

史論上

史論下

諫論上

諫論下

管仲論

管仲論

明論

二子知聖人汙論

利者義之和論

第九卷

上皇帝書

第十卷

上韓樞密書

上富丞相書

上文丞相書

上田樞密書

上余青州書

第十一卷

上歐陽內翰書五首

上王長安書

上張侍郎書二首

上韓舍人書

第十二卷

上韓丞相書

上韓丞相論山陵書

與梅聖俞書

答雷太簡書

與楊節推書

與吳殿院書

謝趙司諫書

第十三卷

譜例

蘇氏族譜

族譜後錄上篇

族譜後錄下篇

大宗譜法

蘇氏族譜亭記

第十四卷

張益州畫像記

彭州圓覺院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木山記

老翁井銘

王荊州畫像贊

吳道子畫五星贊

仲兄宇文甫說

名二子說

送石昌言使北引

丹稜楊君墓誌銘

祭史彥輔文

祭任氏姊文

祭亡妻文

祭姪位文

祭史親家祖母文

議脩禮書狀

第十五卷

雜詩

雲興于山

有驥在野

有觸者犢

朝日戴昇

我客至止

顏書

歐陽永叔白兔

荅二任

道十居意贈陳景回

憶山送人

上田待制詩

途次長安上都漕傳諫議

荅陳公美

又荅陳公美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送陸權叔提舉茶課

送王吏部知徐州

藤樽

送任師中任清江

送吳待制中復知潭州二首

從叔母楊氏輓詞

次韻和縉叔遊仲容西園

重刊嘉祐集目錄終



重刊嘉祐集卷第一

眉山蘇洵



幾策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上所上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
 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
 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
 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
 夏之上忠商之上質周之上文視天下之所宜上而固
 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上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上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上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上者而愚猶有感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

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盡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忘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乳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

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
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
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
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
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
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
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
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強然方其成康在
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
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道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

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
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魯公其
勢固以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
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乎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
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
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
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
萬里方外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
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唯恐不
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

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
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
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
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
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情職廢
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然不問有罪而典
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率以軍之責不加重
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以敗軍之責不加重
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帛之恥不為怒
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

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
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
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
河則河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
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
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
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
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
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
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

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欲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

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一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時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上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上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邪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甘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弃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

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刑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德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情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

審敵

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蠻

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
胡驕恣為日夕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
西羌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
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
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将
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
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
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
且恥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
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

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
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
中原之強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
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塘苟一時之利以予行事匈
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
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
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
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
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
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

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入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

而養之以其兵其卒無大變其亦惑也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邪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甯必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詞卑者進也詞強者

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
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
匈奴誠欲與吾戰邪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
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
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
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能行其所欲廢其
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於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
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
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被以為辭則對曰亦
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

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
無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
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
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
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
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
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
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
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
至章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

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晁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晁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

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日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知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後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

深切之謀固不能入庸人之意此晁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柰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一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甘六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一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一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其所以某日攻其所以此謂之聲

命邊郡休士卒一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爾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聞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

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
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
道伐滑公曰尔能越吾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虛言
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
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
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
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之意其必易與鄰
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
國之王勿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
大抵皆完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
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重刊嘉祐集卷第二

眉山蘇洵



權書上

心術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興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

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食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嶮鄧艾縋兵於冗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悔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

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友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柰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

至於必敗尺筭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丘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法制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為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

馬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鬪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淖者赦食馬者也兵或寡而易危或衆而易叛莫難於用衆莫危於用寡治衆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戰矣惟衆而繁雖勞不害為強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踈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家不知所擊而其約携矣險阻懼感踈行以紓士氣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地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為衆以小為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

彼勝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潛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矣何患兵少偃旗什鼓寂若無氣嚴戢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埤示怯柔懈突擊其衆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陣欲方欲踞欲密欲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懼背城而戰欲其不懼面城而戰陣欲直欲銳欲踈欲遠夫直而銳踈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而戰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為則怒吾何為則喜吾何為則勇吾何為則怯夫人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塗之人皆可以將平居

與人言一語不循故猶且矜而忌敵以形形我恬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疑於心則疑而為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故心疑以謀應目疑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為邪不使吾得之目矣

強弱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二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驕與

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弃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邪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甬者蓋無幾也隋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

在而彷徨乎其不足邛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為牡設右以為牝春秋時楚代隋季梁曰楚人上左若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揚蓋一陣之間必有牝牡左右要當以吾強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

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強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奔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

守敵所不攻攻者古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以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搥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矣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

不知竒道與伏道也。馬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趾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太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墻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竒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劔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劔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

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用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沔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竒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舩牂柯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江油而降。馬邈至綿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知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

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
兵奇兵伏兵二者以取勝况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
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明間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
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
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
史太公常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為
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邪伊呂固與人為間邪
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邪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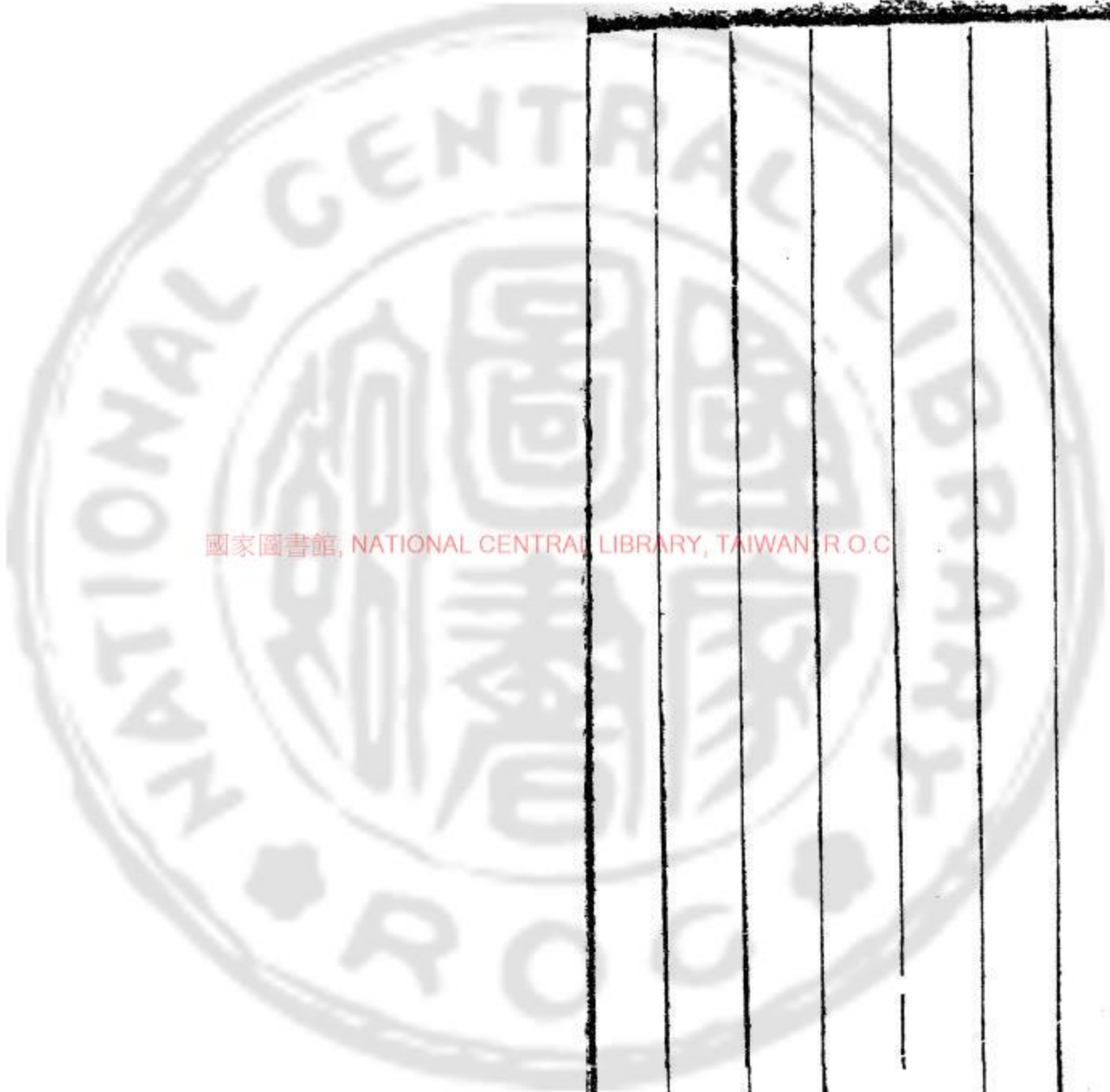
武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
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
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五口不可以安視民病遂
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
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
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過天命遂命武
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
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
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為之出萬死以間
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

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為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為利敗則為禍且與人為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為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偽示者以為信二敗也受吾才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偽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羣網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

之計定左車周封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書影第...卷二

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刊嘉祐集卷第三

眉山蘇洵

權書下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
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
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
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
之雜乎今其書論竒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
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

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
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
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
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
於敵家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
楚無忘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夕暴師
以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
年冬代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夕暴矣越人能無乘間
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
鞭平王屍復一夫之私忿一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

期所以必死讐吳也勾踐不類舊塚而吳服田單譎燕
掘墓而齊亡當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
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
之功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為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
况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
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
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
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
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為反如是書之不足
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

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物視其衆而已矣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弃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為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強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為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兵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為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

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為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為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

加齊之半可以輟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為將拒之至滎陽嬰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為齊有高國鮑晏以為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

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

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三國謂楚魏韓也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

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弃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

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憾也吾觀其戰於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持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問至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故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

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耳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擇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救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

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救吾恐秦未救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奔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劔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劔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

夫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高祖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

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

少矣方亞夫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與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董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人

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為親幸然及高相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推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重刊嘉祐集卷第四

眉山蘇洵

衡論上并引

事有可以盡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盡者盡以告人其難在告告人以其端其難在用今夫衡之有刻也於此為銖於此為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可也曰權罪者非也始吾作權書以為其用可以至於無窮而亦可以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嗚呼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今可以罪我焉耳

遠慮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
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
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
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
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
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
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
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
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
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

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
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
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
偃為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
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
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縱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
不與者唯留侯鄼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
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
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
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

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曹氏賊也有賈充之徒
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
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
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
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
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
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
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田文所謂予
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
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

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
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
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
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
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
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
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
以開心膂以濟緩急柰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
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眊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
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

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惇惇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踈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以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 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

御將

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福衡故先王不忍弃其

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
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驎終無以服乘邪先王之選才
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有
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况為將者又不可
責以庶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
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
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苟
又曰是難御則是不出言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
心美田宅大飲饌歌生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
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也近之論者或曰將

之所以畢智竭慮犯霜雪始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為
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激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
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
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
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
才之大小而為之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
用也夫養騏驎者豐其芻粒繫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
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驎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
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
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

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祖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奔弊徒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本不極於富貴則不為

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之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然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此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無內心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任相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邪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邪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為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頓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

之非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其縱不趨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有道為之下與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

勉其急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邱其私吾
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
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下獄
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
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
伊尹太公者為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
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以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
勿於此責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
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
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為

此亦不過而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接
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
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
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
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
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弃其身
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
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
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恠焉然則必其
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

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盡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重遠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也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為之深思靜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為之奔

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為子孫萬世帝王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襄

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搥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
是民有寃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寃易訴亂何
從始邪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郡守禱祀饗養為之
縣令郡縣之民群朝而聚罵者雖千百為輩朝廷不知
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
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
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器械滿前駭然而喪膽
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
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
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

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南廣川峽實為要區河朔陝
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南廣川峽貨財之源
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如何哉曩者北
胡驕恣西寇勃叛河朔陝右尤所加卹一郡守一縣令
未嘗不擇至於南廣川峽則例以為遠官審官差除取
具臨時竄謫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
官之南廣川峽而其人亦以南廣川峽之官為失職庸
人無所歸故嘗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
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之不可輕是欲富其倉
而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氏蠻景

為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統錦布帛皆極
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儼在
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
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為廉吏矣而招權鬻
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
斯民不得一日而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歛日煩罷弊
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
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
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為
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地者吏不肖也今夫

以一身任一方之責者莫若漕刑南廣川峽既為天下
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為南廣川峽之要區者其牧
宰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則已其戕民黷貨
的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選與
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弊車
廢馬而求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以責漕刑則
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者其所治某所者某人也吾
將何所歸罪故莫若使漕刑自舉其人而任之他日有
敗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
欺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

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
俾勿輕授賊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
於處畿甸中矣

廣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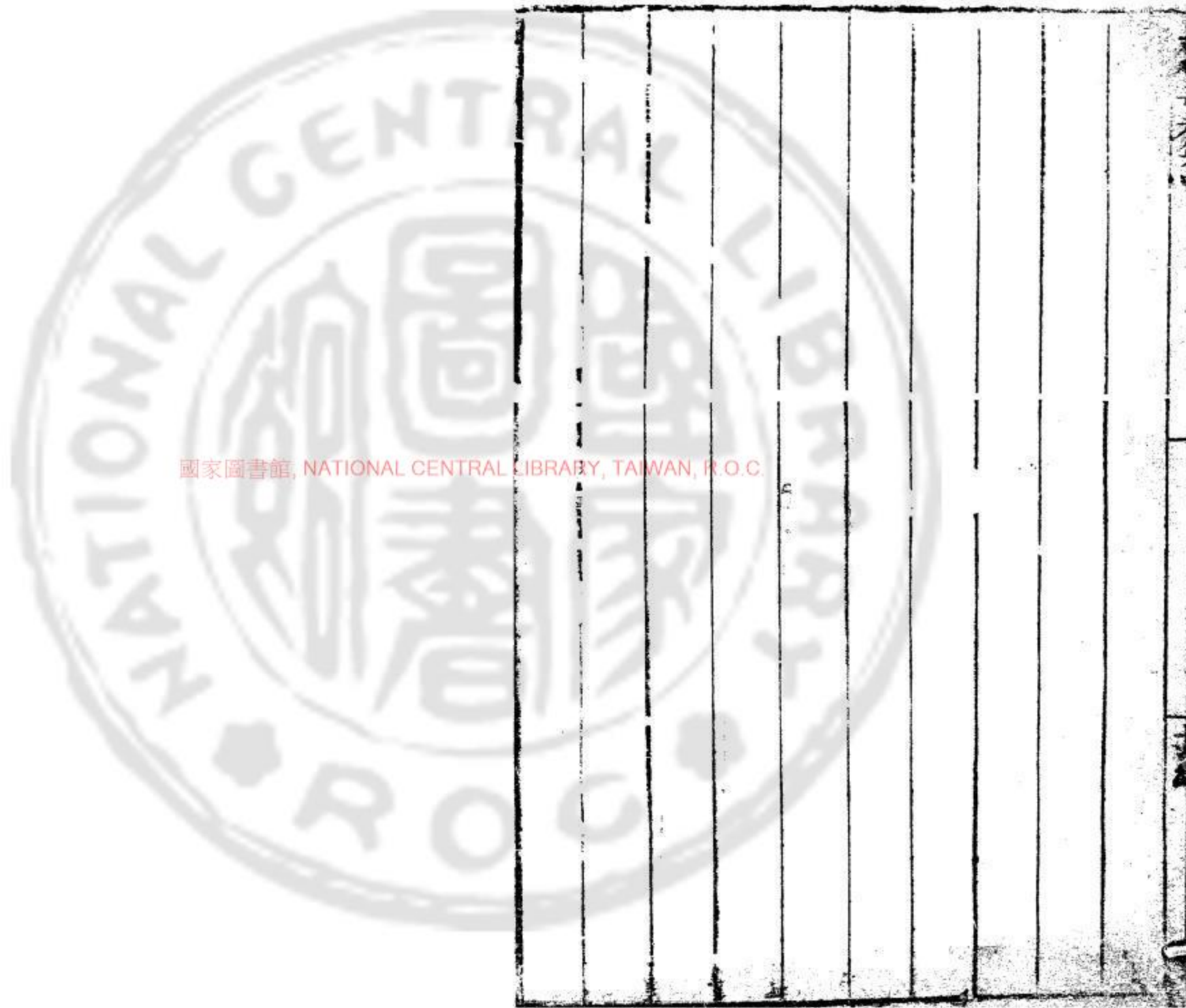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
之事可為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
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
所恥而徃徃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為忤而繩趨
尺步華言華服者徃徃反擯弃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
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

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
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
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
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
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
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
知其何故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
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
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
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

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
為民上武夫健卒有灑掃之力奔走之舊義乃領藩郡
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
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
而胥吏賤吏獨奔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
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則
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
皆號為儒宗而卒不能為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雋
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
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

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雋而明博出之可以
為將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
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天豪畏
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
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
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
故終不肯自弃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
此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
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
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

問罪否袒而答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為市其人常
曰長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為犬彘哉是以平民
不能自弃為犬彘之行不肯為吏矣况士君子而肯僂
首為之乎然欲使之謹飾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
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弃絕其大惡之不可貫忍
者而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弃之於冗流之
間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盡與奪而奇才絕智
出矣夫人固有才智竒絕而不能為吾子句名數聲律之
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竒
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為長吏是使一
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
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嘉祐集卷第五

眉山蘇洵

衡論下

養才

夫人之所為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嗶嗶然而為仁孑孑然而為義不食片言以為信不見小利以為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與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已而可勉強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

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為吏而為吏為將而為將若是者
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
以進也才不可強握以進也今有二人馬一人善揖讓
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
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
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
可以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
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
而為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為衆人所勉強者
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踈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

冒法律觸刑禁叫號驩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
禍嗜利酣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
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為此以留
意於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柰何以樸
樸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
縱以為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
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
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
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為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
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逾

禮而自快邪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邪
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
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
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
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
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邪周公之時天下號
為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
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舉四海
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况當今
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

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
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怨之乎所宜哀其
才而賞其過無使為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
曰奇傑之士有過得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
而欲免其過者一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
奇傑之所為必以坦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
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
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
奇傑者出矣

甲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
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
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
耶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
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念其幸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
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于法使民
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
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
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民姦則
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無藝民媮則吏雖

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為辭故今之法媮
悉季備不執于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
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
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槩而增
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
法若鬻履既為其大者又為其次者又為其小者以求
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
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
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
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

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為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
為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為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
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
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繩石以為之富商豪賈內以大
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為斗孰為斛持東家之尺
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
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
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偽而假真且重費也故
禁民糜金以為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
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

也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
爵列為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紕
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
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
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
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
吏之私債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糶
今也吏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糶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
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歛怨于下此又舉天下皆知
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

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
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
後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糶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
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為吏而商誠
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
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為
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
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
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為今之弊不過吏胥翫法以為姦
而吾以為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挺入

室而三人不知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恣
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議法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夫三代之盛
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禮樂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樂
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務為仁義以求避法律之
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為不行於其間
下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
民懼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為仁義唐之初大臣房
杜輩為刑統毫釐輕重明辨別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

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先使民務為仁義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時然要其終亦能使民勉為仁義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則有由矣政之失非法之罪也是以宋有天下因而循之變其節目而存其大體比閭小吏奉之以公則老姦大猾束手請死不可漏略然而獄訟常病多盜賊常病衆則亦有由矣法之公而吏之私也夫舉公法而寄之私吏猶且若此而况法律之間又不能無失其何以為治今天子之子弟卿大夫與其子弟皆天子之所優異者有罪而使與賸隸並笞而偕戮則大臣無恥而朝廷輕故有贖焉以

全其肌膚而厲其節故贖金者朝廷之體也所以自尊也非與其有罪也夫刑者必痛之而後人畏焉罰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後人懲焉今也大辟之誅輸一石之金而免貴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勝數是雖使朝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暮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金不可盡身不可困况以其官而除其罪則一石之金又不皆輸焉是恣其殺人也且不笞不戮彼已幸矣而贖之又輕是啓姦也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誣以殺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以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人之法坐由是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為不

能自明者耶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為誠殺人者耶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失實也故有啓姦之釁則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雖死而常無告有失實之弊則無辜者多然而僥倖者易以免今欲刑不加重赦不加多獨於法律之間變其一端而能使不啓姦不失實其莫若重贖然則重贖之說何如曰古者五刑之尤輕者止於墨而墨之罰百鍰逆而數之極於大辟而大辟之法千鍰此穆王之罰也周公之時則又重於此然千鍰之重亦已當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方今大辟之贖不能當其三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貴

人近戚皆贖而疑罪不與記曰公族有死罪致刑于甸人雖君命宥不贖今欲貴人近戚之刑舉從于此則非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與疑罪皆重贖且彼雖號為富強苟數犯法而數重困於贖金之間則不能不斂手畏法彼罪疑者雖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殘潰其肌體若其有罪則法雖不刑而彼固亦已困於贖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於困而無辜者不至陷於笞戮一舉而兩利斯智者之為也

兵制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三

代之時聞有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聞有卒伍叫呼衡
行者也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
乃如蓄虎豹圈檻一缺咆勃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
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以來所謂兵者
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為三代之兵皆
齊民老幼相養疾病相救出相禮讓入相慈孝有憂相
弔有喜相慶其風俗優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
秦漢以來號齊民者比之三代則既已薄矣况其所謂
兵者乃其齊民之中尤為凶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
自弃夫民耕而食蠶而衣雖不幸而不給猶不我咎也

今謂之曰爾毋耕爾毋蠶為我兵吾衣食爾他日一不
克其欲彼將曰嚮謂我毋耕毋蠶今而不我給也然則
怨從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自重而不我咎欲
其為亂不可得也既驕矣又慢法而自弃以怨其上欲
其不為亂亦不可得也且夫天下之地不加於三代天
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減於三代平居無事占軍
籍畜妻子而仰給於斯民者則徧天下不知其數柰何
民之不日剝月割以至於流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
井田開阡陌一壞而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焦思
極慮而求以救其弊卒不過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

則耕而食耳嗚呼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於廢陵夷及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為之黥面涅手之制天下遂以為常法使之判然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復自弃視齊民如越人矣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重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邦鎮之兵強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強故末大不掉兵弱故天子狐睽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雖然置帥之方則遠過於前代而制兵之術吾猶有二越焉何者自漢迄唐或開屯田或置

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弊今屯田蓋無幾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豐阜勢不可也國家治平日久民之趨於農者日益衆而天下無萊田矣以此觀之謂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時而乃戚戚嗟嗟無終歲之畜者兵食奪之也三代井田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復雖然依倣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之歛其租之半而歸諸吏籍沒則鬻之否則募民耕之歛其租之半而歸諸公職分之田徧于天下自四京以降至於大藩鎮多至四十頃下及一縣亦能千畝籍

沒之田不知其數今可勿復鬻然後量及其所募之民家三百畝以為率前之歛其半者今可損之三分而取其一以歸諸吏與公使之家出一夫為兵其不欲者聽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軍毋點其面毋涅其手毋拘之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技之精者以為長在野督其耕在陣督其戰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夫籍沒之田既不復鬻則歲益多田益多則新軍益衆而鬻所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廢疾死亡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則天下之兵新軍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純固朴厚無叫呼衡行之

憂而斯民不復知有餽餉供億之勞矣或曰昔者歛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乃薄於吏與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為祿而其取之亦不過什一今吏既祿矣給之田則已甚矣况三分而取一則不既優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待以為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為兵故也或曰古者什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為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為正卒其餘為羨卒田與追胥竭作今家止一夫為兵况諸古則為逸故雖取之差重而無害此與周制稍甸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

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之田征繇科
歛不及其門然則彼亦優為之矣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廬二十而稅一
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二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
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
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
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
橫歛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為多也是
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

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感感不
樂常若摧筋剥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
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
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
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
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
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後屬之民夏為之耨秋為之穫
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
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
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

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獲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况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况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以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

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仗此以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先武之承漢可為而不為以是為恨吾又以為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為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四井為一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既為井田又

必兼修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
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
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
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
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二者非塞谿壑平澗谷夷丘
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為也縱使能盡
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
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
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一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其
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

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
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之世至於夏商稍
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之其制度疏整
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
田雖不可為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為近井田者而
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
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
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
吾法而遂因此以為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
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矣夫三十頃之田周

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為之限而不禁其田嘗以過吾限者保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為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不為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

過於此哉

重刊嘉祐集卷第五

重刊嘉祐集卷第六

眉山蘇洵



六經論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

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奔逸而即勞欣然載之以為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

不可廢者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則易觀天地之象以為交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為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是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祕怪以夸後世耶

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管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者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一夫筮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一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

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禮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曰彼為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首

屈膝於其前以為禮而為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為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為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法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使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

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為吾儕也何則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為逸而立且拜者之為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

舉槌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為人朝夕而拜之
他日折之以為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
且不敢以為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
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
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
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
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
作易以神其教也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又天下未知君

之為君父之為父兄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天下
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
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
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尔既而
其法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
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
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
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
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遂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
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

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葷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敢以苦口為諱去其鴆撤其葷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亦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欲欲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感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感者遂曰兩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為樂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
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
子為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
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
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
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歐諸其中是非不平之
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
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
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非不平之心

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一而先以死自處其身
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既去則禮為無權區區
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
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
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嗚呼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
用吾法將遂大弃而不顧吾法既已大弃而不顧則人
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
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
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
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

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
曰必無好色必無然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
然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
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
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
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
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
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
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
背聖人之法而自弃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
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弃其身故詩之教
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
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
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
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強人而有詩焉吁
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
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
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

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
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
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
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
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
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
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
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
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我嗚呼其後無
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國

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而又適
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
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
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
不以為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
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為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
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
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為天下之民以我為
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授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
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

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是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為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國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夫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

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

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心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

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

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

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感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下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重刊嘉祐集卷第七

眉山蘇洵

太玄論

太玄論上

蘇子曰言無有善惡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則其辭不索而獲夫子之於易吾見其思焉而得之者也於春秋吾見其感焉而得之者也於論語吾見其觸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觸焉而得故其言易聖人之言得之天而不以人參焉故夫後之學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方其為書也猶

其為言也方其為言也猶其為心也書有以加乎其言
言有以加乎其心聖人以為自欺後之不得乎其心而
為言不得乎其言而為書吾於揚雄見之矣疑而問問
而辯問辯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
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
耳太玄者雄之所以自附於夫子而無得於心者也使
雄有得於心吾知太玄之不作何則瘍醫之不為疾醫
樂其有得於瘍也疾醫之不能為而喪其所以為瘍此
瘍醫之所懼也若夫妄人礪鍼磨砭乃欲為俞附扁鵲
之事彼誠無得於心而侈於外也使雄有孟軻之書而

肯以為太玄耶惟其所得之不足樂故大為之名以僥
倖於聖人而已且夫易之所為作者雄不知也以為數
耶以為道耶惟其為道也故六十卦而無加六十四卦
而無損及其以為數而後有六日七分之分說生焉聖人
之意曰六十四卦者易也六日七分者吾以為歷也在
歷以數勝在易以道勝然則易之所為作其亦可知矣
蓋自漢以來六經始有異論夫聖人之言無所不通而
其用意固有所在也惟其求而不可得於是乃始雜取
天下奇怪可喜之說而納諸其中而天下之工乎曲學
小數者亦欲自附於六經以求信於天下然而君子不

取也太玄者雄所以擬易也觀其始於一而終於八十
一是四乘之極而不可加也從三方之算而九之并夜
於晝為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一以為三州三
分其州而一以為三部三分其部而一以為三家此猶
六十之不可加而六十四之不可損也雄以為未也從
而加之曰躋又曰羸曰吾以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
夫四分之一者也曰躋也曰羸也是何為者或曰以象
四分之一在羸而不在躋躋者斗之二十六也或曰以
象閏閏之積也起於難之七而於此加焉是強為之辭
也且其言曰譬諸人增則贅而割則虧今也重不足於

歷而輕以其書加焉是不為太玄也為太初歷也聖人
之所略揚雄之所詳聖人之所重揚雄之所忽是其為
道不足取也道之不足取也吾乃今求其數求合乎三
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固雄意也贊之七百三
十有一是日之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也後之
學者曰吾不知夫二十八宿之次與夫日行之度也而
於太玄焉求之則吾懼夫積日之無以處也歷者天下
之至微要之千載而可行者也四分而加一是四歲而
加一日也率四歲而加之千載之後吾恐大冬之為大
夏也且夫四分其日而贊得二焉故贊者可以為偶而

不可以為奇其勢然也。惟之所欲加者，四分之三而所加者四，是其為數不足考也。君子之為書，猶工人之作器也，見其形以知其用，有鼎而加柄焉，是無問其工之材不材與其金之良苦而其不可以為鼎者固已明矣。况乎加蹄與羸而不合乎二十八宿之度，是柄而不任操吾無取也。已。

太玄論中

四分日之一，或曰一百分日之二十五，在四以為一，在一日以為二十五，唯其所在而加之，豈有常數哉？六日七分者，以八十言者也。苟有以適於用，吾斯從而加之。

矣。坎離震兌各守其方，而六十卦之爻分散於三百六十日，聖人不以五日四分日之一者，害其為易，而以七分者加焉，此非有所法乎？日月星辰之度，天地五行之數也，以為上之不可以八而下之不可以六，故以七分者加之，使夫易者亦不為無用於歷而已矣。夫八十分與夫七分者，皆非其所以為易也。上下而為卦，九六而為爻，此其所以為易也。聖人不於其所以為易者加之，故加焉而不害其為易。若夫四位而為首，九行而為贊，此正其所以為太玄者也。而惟於此加焉，故吾不知其為太玄也。始於中之一，而訖於養之九，闕焉而未見者。

四分日之三而已矣以一百八分而為日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盡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者可以見矣觀周之一知晝夜之不在乎奇偶而在其所承觀中之九知休咎之不在乎晝夜而在其所處故積其分至於養之九而可以無患蓋易之本六日以為卦太玄之初四日有半以為首而皆以四百八十七分求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加分而其數定去躋贏而其道勝吾無憾焉耳

太玄論下

太玄之策三十有六虛三而三十有三用焉曰其說出

於易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雄之所以為虛三之說也夫大衍之數是數之宗而萬物之所取用也今夫著亦用者之一而已矣或用其千萬或用其一二唯其所用而著也用其四十有九焉五者生之終也十者成之極也生之終成之極則天下又何以過之故曰五十五十者五十有五云也非四十有九而益一云也天下之數於是宗焉則玄無乃亦將取之且夫四十有九者豈有他哉極其所當用之數而取之於大衍吾將以老陽之九而明之則夫七八六者可以從而見焉今夫一爻而三變一變而挂一是三用也四四揲之

歸奇於初是十用也既扐而數其餘是三十有六用也
三與十與三十六而四十九之數成焉增之則羸損之
則虧四十有九是以成爻而未始有虛一之道吾不知
先儒何從而得之也聖人之所為當然而然耳區區於
天地五行之數而牽合於其間者亦見其勞而無取矣
聖人觀乎三才之體而取諸其象故八卦皆以三畫及
其欲推之於六十四也則從而六之吾又不知先儒之
何以配乎六也聖人之意直曰非六無以變非六無以
變是非四十九無以揲也太玄之算極於三以三而計
之卦其一再扐其五而數其餘之二十七是亦三十三

之數不可以有加也今其說曰三六又曰二九又曰倍
天之數又曰地虛三以扐天三皆求易之過也夫卜筮
者聖人所以探吉凶之自然故為是不可逆知之數而
寓諸其無心之物故雖折草毀瓦而皆有以前禍福之
兆聖人懼無以自神其心而交於冥漠恍惚之間也故
擇時日登龜取著而廟藏焉聖人之視著龜也若或依
之以自神其心而非著龜之能靈也况乎區區牽合於
天地五行之數其說固已迂矣卜筮者為不可逆知者
也且筮用三經皆奇夕筮用三緯日中夜中用二經二
緯皆奇偶雜則是吉凶之純駁不在其逢而在其時使

夫旦筮者不為大休則為大咎而日中夜中與夫夕筮者大休大咎終不可得而遇也中之九曰顛靈氣形反當畫而凶蓋有之矣占從其辭不從其數其誰曰不可吾欲去其躋與其贏加其首之一分損其著之三策不從其數之可以逆知而從其辭之不可以前定庶乎其無罪也

太玄總例并引

吾既作太玄論或者讀揚子之書未知其詳而以意詰吾說病辭之不給也為作此例凡雄之法與夫先儒之論其可取者皆在有未盡傳之已意曰姑觀是焉蓋雄

者好奇而務深故辭多誇大五可觀者鮮始之以十八策中之以三十六終之以七十一二積之以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張而不已誰不能止然蓋總例之外無觀焉

四位

玄首之數在乎方州部家推玄六算備至六初揲而得之為家逆而次之極於方凡所以謂之方州部家者義不在乎其數也取天下有別之名而加之耳夫天下之大所以略別之者謂之方方之中分之稍詳者謂之州舉一類而為之所者謂之部舉一人而為之別者謂之家蓋方者別之大而窳者其小別者也故玄家一一而轉而有八

十一家部三三而轉而有七十七部州九九而轉而有九州方二十七而轉而有三方四者旋相為配而無所不遇故有八十一首

九贊

方州部家之於玄一首而加一算故四位皆及於三而其算止於八十一率一算而九贊系之贊者所以為首之日而算者所以為首之次也故二者並行而其用各異非如易之六畫有以應乎六爻之辭也玄之大體以二贊而當一日贊之奇偶或以為畫或以為夜奇首之畫在乎贊之奇偶首之畫在乎贊之偶率十有八贊而

後九日備一首而九贊其勢然也故於九贊之間三三相附以當天之始中終地之下中上與人之思禍福三者自相變而皆可以當其一首之贊故玄之所以有九行者亦以其贊言也五行之次水始於一六土終五而玄數不及十說者以為土君象也水火木金土四者當先後於土者也至於八十一首之間則亦以九九相從以當天地人三者之變與夫九行之數故舉其首之當水與天之始始地之下下人之思內者以為九尺中

美從更辟靡
咸沉成也

八十一首

一首而九贊二贊為一日率一首而四日有半奇首之
 次九為偶首初一之晝故自奇之一至於偶之一而後
 得為五日觀范望之注而考之其星度則奇首之九贊
 為五日而偶首止於四范注周之初一日入女二度玄視
 曰九日平分范說非也蓋一首之數定而八十一首之
 數從可知矣日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玄
 之八十一首而未增躋贏也當其三百六十四度有半
 於天度為不及故躋與贏者又加其一度焉玄論夫方
 州部家之算雖無與乎贊之日然及夫推而求其日也
 皆舉算而以九乘焉故夫算者亦可以通之於日也四

位皆及於三而周天之日亦可以際見於其中矣三方
 之算五十有四九之半之為二百四十三日三州之算
 十有八九之半之為八十一日三部之算八六九之半之
 為二十七日三家之算三九之半之為十三日有半而
 躋贏不與焉故列方州部家之極數而以所得之日系
 之其下而為圖玄以太初曆作故節候星辰皆據焉

三方

中一牛	三	四	五	六	七	九	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冬至	四	三	五	六	七	九	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積一	四	三	五	六	七	九	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少一	四	三	五	六	七	九	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	四	三	五	六	七	九	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虛	六	五	八	七	九	庚	九	一	三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寒	六	五	八	七	九	庚	九	一	三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女	六	五	八	七	九	庚	九	一	三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難	二馴	一失	二成	二止	二窮	二悔	二內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	四三	四三	四三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勤九	將九	劇九	聞九	配九	割九	豐九	天九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三家	小雪	九部			房	
				衰	尾		
						霜降	心

二視	二飾	二聚	二守	二減	二水	二常	二逃	二文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二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沈九	疑九	積九	翁九	嗆九	昆九	度九	唐九	禮九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三州				
				秋分	角	立秋		
				軫	軫	翼		張
				白露				大暑

揲法

三十有六而策視焉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八策二
三之別數是為三分三分之積數是為六成三六之相乘是為十八策 天不施地不成因
 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扮天故著之數三十有六而揲用
 三十三別一以挂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數之
 并餘於初再初之後而三數其餘七為一八為二九為
 三八初而四位成雄之說曰一初之後以而數其餘夫一
 挂一初之多不過乎六既六而其餘二十七者可以為
 九而不可以為八九况夫不至於六哉太玄雄作其揲

法宜不謬意者傳之失也主涯之說一初之後而三三
 數之三七之餘而一一點之及八以為二及九以為三
 不及八不及九從三三之數而以三七為一是苟以牽
 合乎一初之言而不知夫八者須挂一初三而後成而
 初終不可以三也易之三揲也每分輒挂而列乎三指
 之間玄之再初也再初不挂而歸於初初之指吾於其
 挂而後分也見焉易分而後挂故每分輒挂挂必異處
 故列乎三指之間玄挂而後分故再初不挂再初不挂
 故歸於初初之指指者視其挂者也然則不再初吾知
 雄之不先挂也

夜奇為所明日之晝此非一首之間一為奇而二為偶
謂之夜偶若不增一則奇乃為百八十日則應首之晝九之者為贊
 也九贊減一者為增贊也贊故減而後增其九半之者為
 日也二贊為一日也 求星從牽牛始除算盡則是其日也如應
去冬至百八十八日有半即以二十八宿之度自牛以下除
也除算盡則是其日也者星之度日之日也
 斗振而進日達天而退日行與斗建異日自北而西
北而東東而南南而西而復於北 玄曰書斗書如求星之法逆而曰不
 書而西而復於北

曆法

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歲為一章五十一十三歲為一會三會
 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三統九會二百四
 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章閏分盡一會
 月蝕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自子至辰自辰至申
 自申至子是為三元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
 沒此雅之自述云尔夫盡者生於不齊者也不齊之積
 而至於齊是以有盡也斗與天而東日達天而西終日
 而成度盡度而成齊故不齊者非出於斗與日出於月
 也日舒而月速於是時有晦朔弦望進退之不齊惟其不
 齊故要之於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後四者皆盡又從

而三之萬有三千八百五十一歲冬至朔旦復得甲子
而十二辰盡也此五盡者曆之所以有法也今玄告曰
玄日書斗書而月不書夫七百三十一贊二贊而為一
日固其勢不得書月也苟月而不書則夫曆法之可見
於玄者止於一暮而此五盡也雜之所強存而已是故
列其一暮之法於前而存其五盡之數於後蓋不詳云

重刊嘉祐集卷第七

重刊嘉祐集卷第八

眉山蘇洵

史論

史論上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脩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意一其體二故曰史焉



曰經爲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爲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備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爲已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爲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詞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詞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音

故曰史以事詞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謂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偏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爲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效其方準無所

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
故曰體不相洽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
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晞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
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僭則善矣

史論下

遷固史雖以事詞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
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
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章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
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閔與之失不
載馬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馬

見之留侯傳二回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馬見
之王陵傳傳重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馬見之匈奴
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
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
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
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章乎
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
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
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
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

史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赴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者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鄆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之五

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於醉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山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弃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弃則其賤夷狄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

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諡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偽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章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樂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楚王媵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絕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

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
熾於列國自是勢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
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
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而必乎術也說
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
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子未旋踵而長安
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
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
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項襄
而楚不敢圍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

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
富貴餌閹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
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大息范
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
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謂土偶笑田文楚
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
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
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
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
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動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

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如唐魏鄭公
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
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
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
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
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
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
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

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與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
選與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
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
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
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
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
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
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
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
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

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者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 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諫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嚳妃論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

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搆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為媿泐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妃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維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宇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亡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妃鳥降為祀郊媒之候履帝武為

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蔽其祭至周而發之化為龜以生襄似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似以妖惑天下柰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弃曰稷之生也無蓄無害或者姜原疑而弃之乎鄭莊公宿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弃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

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管仲論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

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為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桓公之手是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

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賢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

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鮒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

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
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
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
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经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
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
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
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
曰叛父母襲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
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
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遠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襲

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
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
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
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
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
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
不然吾恐奸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
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備何營邪夫齊國之賢
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
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

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况乎不至於九也

三子知聖人汙論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恙知足以知聖人汙吾為之說曰汙下也宰我子貢有恙三子者其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

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謂其知足以知聖人汙而已也聖人之道一也大者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聖人不知也苟有形乎吾前者吾以為無不見也而離婁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太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見不求見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顏淵從夫子游出而告

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顏淵得之以為顏淵宰我子貢有若得之以為宰我子貢有若夫子不知也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猶太山之有趾也高則難知下則易從難知故夫子之道尊易從故夫子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也道固有下者也太山非能有趾而不能無趾也子貢謂夫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夫子不悅夫有其大而後能安其大有其小焉則亦不狹乎其小夫子有其大而子貢有其小然則無惑乎子貢之不能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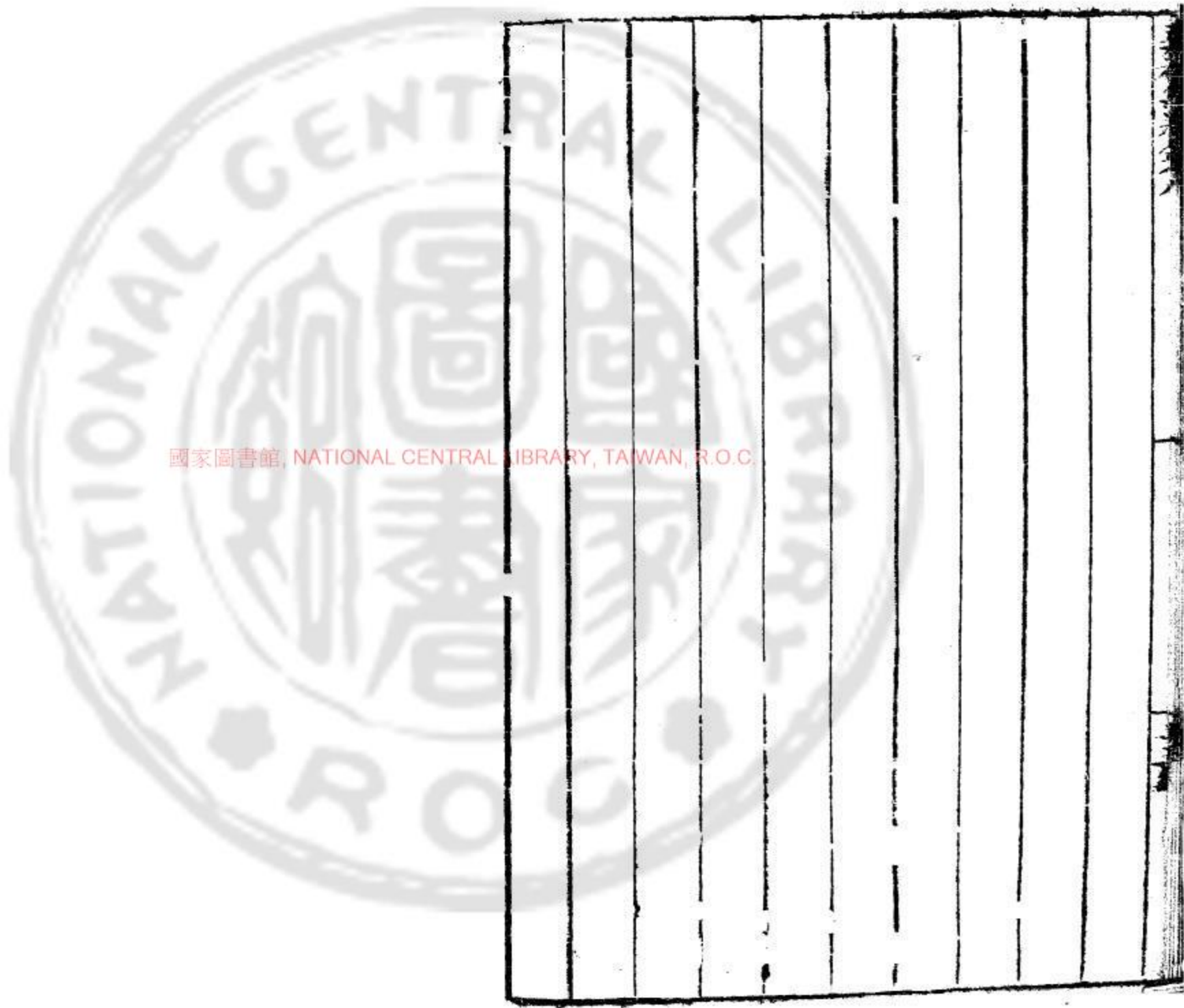
夫子之大也

利者義之和論

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求宜乎小人邪求宜乎君子邪求宜乎君子也吾未見其不以至正而能也抗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則義者聖人戕天下之器也伯夷叔齊殉大義以餓於首陽之山天下之人安視其死而不悲也天下而果好義也伯夷叔齊其不以饑死矣雖然非義之罪也徒義之罪也武王以天命誅獨夫紂揭大義而行夫何鄙天下之人而其發粟散財何如此

之汲汲也意者雖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意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嗚呼盡之矣君子之恥言利亦恥言夫徒利而已聖人聚天下之剛以為義其支派分裂而四出者為直為斷為勇為怒於五行為金於五聲為商凡天下之言剛者皆義屬也是其為道決裂慘殺而難行者也雖然無之則天下將流蕩忘反而無以節制之也故君子欲行之必即於利即於利則其為力也易戾於利則其為力也艱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喪故君子樂以趨徒義而小人悅懽以奔利義必也天下無小人而後吾之徒義始行矣嗚呼難哉

聖人滅人國殺人父刑人子而天下喜樂之有利義者與人以千乘之富而人不奢爵人以九命之貴而人不驕有義利也義利利義相為用而天下運諸掌矣五色必有丹而色和五味必有甘而味和義必有利而義和文言之所云雖以論天德而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說易者不求之人故吾猶有言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刊嘉祐集卷第九

眉山蘇洵

上皇帝書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
冒萬死上書 皇帝 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
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脩奏臣所
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乞賜甄錄 陛下過聽召臣
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
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
通於朝廷承命悻恐不知所為以 陛下躬至聖之資

又有羣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
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
走道路以副 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
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 陛下之
科舉有司以為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
矣今雖欲勉強扶病戮力亦自知其踈拙終不能舍有
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 陛下所為千里而召
臣者其意以臣為能古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 聖政
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於今茲犬馬之齒
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

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 闕下以累有司而猶
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
臣自惟踈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
條為十通以塞 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
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
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
爭先為之今 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
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 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
其人皆以為已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
臨事誰當効用此由 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

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
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為謹
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于局外使陛下
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
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
臣竊思之蓋今制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
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
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
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為彼
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為廉與能

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為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
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濫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
誰不能者臣愚以為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
吏也嘗有其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以其事以知
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
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
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為
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已此古之聖人
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為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
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

然然後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以為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為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為已功漸不可長臣以為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為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為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急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况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

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道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弟忠信脩絜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真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嘗

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唯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

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勻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唯其能自脩飾而越錄躡次以至干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為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強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為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

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為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

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為之長 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使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廢唯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為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強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為上以舉刺少者為中以無所舉刺者為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為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

今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
更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
者矣今天下號為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
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 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
不妄其四曰臣聞古有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
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
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
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
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
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

其誰曰不然自 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
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上八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于州
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
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
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
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
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
高以賤相諂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
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
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為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

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為奸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屬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為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為奸此縣令之所以為難也臣愚以為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

聞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唯聖人為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兒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

所謂武舉者蓋踈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撓強引重市
井之粗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
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
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後故其所得皆貪汙無
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
得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
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嶮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
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
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
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

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
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
下之民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
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
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踈遠小吏當復何以哉
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為國矣臣觀
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
莫肯於繩墨之外為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
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
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

習知其為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為可信邪當無所請屬以為不可信邪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邪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蒞之凜凜如鞠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為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 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三人可以使天下奸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為

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為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為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為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為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為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怠而不脩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為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

視朝廷之尊如太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媿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為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為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於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

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甚畏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其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強之彼有倉惶失次為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大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

書之雖有奇才辨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為罇俎談燕之間尚不能辦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為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 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為艱危故必均而後可 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邪此臣又非獨為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間有肆赦之令然皆因

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

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趨趨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為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 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為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為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為詞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

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為先郊之歲可因事為詞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為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于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為之計使奸人猾吏養為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饑饉鮮不

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為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為其疏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乎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以乎陛下知其所以則今之在位者皆是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為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於

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
為陛下不踈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為耳目玩弄
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為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
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道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為賂
者絡繹於道以間關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
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
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踈之也若如
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為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
人有為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為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
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為司隸校尉發憤誅王

甫等數人磔其尸于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諫
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用之末誅其後竇武何進
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
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
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踈之又
踈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幃闥
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
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為臣之
所料而後世以臣為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篇
略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

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濶為世笑然臣以為必將有時而不迂濶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臣洵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重刊嘉祐集卷第九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

眉山蘇洵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
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
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
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
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
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
為溝塍壅之為治汙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



匯為洪波渚為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

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將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 太祖 太宗躬擐甲冑跋履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

且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來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餽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圖賞者比東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此有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

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耬畝築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眴眴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天下之心係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

樞○號為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通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栗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

嚴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乂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鄙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不宣洵再拜

上富相公書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一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後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趨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追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

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已而不忘是二者惟善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

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仕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忠以成其不

平之譽則害其大事且也以君子忍其小忠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也以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忠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蒂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石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入而治其細則濶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乎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以訂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陳平用其策卒以得絳侯址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陛下即位之初寇

萊公為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忠故羣小人亦急逐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上文丞相書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為

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為之者也蓋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常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射宮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為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

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為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
為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
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斂而揚之
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斂則無擇焉不然金
與沙礫皆不錄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略
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
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為數實不可勝計然
而大數已定餘吏濫于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
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
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眾眾

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竊
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退
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間
繁然而無過可任以為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
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健為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
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
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
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後天子之夫是以知
天下之吏犯法者甚眾後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
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

相公顧甚易為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籍籍莫
下為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為近於私我也洵
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為意是
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
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
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
平生之所望無復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
皆樂事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
亮之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豈不得以與丹朱舜不
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
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
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
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
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弃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
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
名曰棄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
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
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

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過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愠不忤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日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泉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

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窮困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

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然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弃於世俗日踈澗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間切按之所嚮無

不如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項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弃且不敢棄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

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
何有哉

上余青州書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為令尹而不喜
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為令尹也楚人為之喜而其去
令尹也楚人為之怒已不期為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
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
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為之囂囂嗟夫豈亦不足
以見已大而人小邪脫然為弃於人而不知弃之為悲
紛然為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為樂人自為弃我取我而

吾之所以為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
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海之濱而為天下之名
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羗右揣
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彊捍不屈之虜其辯如決河流而
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滂薄於戎狄之國可謂
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為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
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
縱橫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
中折尺筭而管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
而為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

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
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為高
岸之節顧視四海飢寒窮困之士莫不頓蹙嘔噦而不
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為貧賤之所摧折仰望
貴人之輝光則為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
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
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忸於貧賤之辱者而
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
矣而不較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
之相果誰為之名豈天為之名邪其無乃亦人之自相

為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
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為也而人亦自責之天下以為
此四者絕群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
感矣哉蓋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
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
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
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為賢人而有德者為
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為君子者
一為世之所棄則以為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
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為東

諸侯也君子豈有闡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
自重哉洵以為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
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
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
嘗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見
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為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
在此是以不得見伏惟加察幸甚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一

眉山蘇洵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竊有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
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
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
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
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
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
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

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特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眾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擡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推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喜且自賀以為道既

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免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

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之
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
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
知之時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
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
大河渾浩流轉魚鼉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殺掩不使
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
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踈暢無所
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間易為艱難勞苦之
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

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古竹執事之態陸贄
之文遺言惜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只而執事之才又
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
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
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
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
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
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
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
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於執事將使執事何

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囊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

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歐陽內翰第二書

內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某問某盖有曰吾不聞者焉而况乎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求髮鬚豈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

愚未嘗敢忽也。今夫群群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沒，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荀卿子後，乃稍濶遠二百餘年，而楊雄稱於世；楊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為人宜尤可貴。李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窮布衣，公於今世，最為無用。思以一能

稱以一善書而不可得者也。况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頃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為似司馬子長，洵不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無乃為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為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平生為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髣髴於後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是哉。意者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惟其愚而不顧

日書其所為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既而屢請而屢辭
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甚慙於朋友曰信
矣其戲也雖然天下不知其為戲將有以議執事洵亦
且得罪執事憐其平生之心苟以為可教亦足以慰其
衰老唯無曰荀卿云者幸甚

與歐陽內翰第三書

洵啓昨出京倉惶遂不得一別去後數日始知悔恨蓋
一時間變出不意遂擾亂如此快然快悵不審日采尊
履何似二子軾轍竟不免丁憂今已到家月餘幸且存
活洵道塗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不自思平生羈蹇不

近年近五十始識閣下頃以蓋晤語便若平生非徒欲援
之於貧賤之中乃與切磨心論議共為不朽之計而事未
及成輒聞此變孟軻有二人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豈信然
邪洵離家時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壞籬落破漏
如逃亡人家今且謝絕迴從杜門不出亦稍稍取舊書
讀之時有所懷輒欲就閣下評議忽驚相去已四千里
思欲跂首望見君子之門庭不可得也所示范公碑文
議及申公事節最為深厚近試以語人果無有曉者每
念及此鬱鬱不樂閣下雖賢俊滿門足以笑歌俯仰終
日不悶然至於不言而心相諭者閣下於誰取之自蜀

至泰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師又涉行數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馳與凡事之不得已者孰為來哉洵老矣恐不能復東閣下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中無聊深愧踈略惟千萬珍重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洵啓夏熱伏惟提舉內翰尊候萬福嚮為京兆尹天下謂公當由此得政其後聞有此授或以為拂世戾俗過在於不肯鹵莽然此豈足為公損益哉洵又不奉書非敢有解以為用公之奏而得召恐有私謝之嫌今者洵亦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恐聽者不察以為匹夫而

要君命苟以為高而求名亦且得罪於門下是故略陳其一二以曉左右聞之孟軻曰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洵之所為欲仕者為貧乎實求至於飢寒而不擇以為行道乎道固不在我且朝廷將何以待之今人之所謂富貴高顯而近於君可以行道者莫若兩制然猶以為不得為宰相有所牽制於其上而不得行其志為宰相者又以為時不可為而我將有所待若洵又可以行道責之邪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節日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數月而至京師旅食於都市以待

命而數月間得試於所謂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專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為不謬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相與擬議又須年載間而後可以庶幾有望於一官如此洵固以老而不能為矣人皆曰求仕將以行道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既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於為貧是二者皆無名焉是故其來遲遲而未甚樂也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為沽名而有所希望今歲之秋軾轍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東恐內翰怪其久而不來是以略陳其意拜見尚遠唯千萬為國自重

上歐陽內翰第五書

內翰侍郎執事洵以無用之才又為天下之弃民行年五十未嘗見役於世執事獨以為可收而論之於天子再召之試而洵亦再辭獨執事之意丁寧而不肯已朝廷雖知其不肖不足以辱士大夫之列而重違執事之意譬之巫醫卜祝特捐一官以乞之自顧無分毫之功有益於世而王命至門不知辭讓不畏簡書朋友之譏而苟以為榮此所以深愧於執事久而不至於門也然君子之相從本非以求利益亦樂乎天下之不知其心而或者之深知之也執事之於洵未識其面也見其文而知其心既見也聞其言而信其平生洵不以身之進

退出處之間有謁於執事而執事亦不以稱譽薦拔之
故有德於洵再召而辭也執事不以為矯而知其恥於
自求一命而受也執事不以為貪而知其不欲為異其
去不追而其求不拒其大不榮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
以自信於心者而執事舉知之故凡區區而至門者為
是謝也禮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
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蓋
為是也哉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國國君使人餽之其
詞曰寡君使其某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
食其祿也今洵已有名於吏部執事其將以道取之邪
下風此洵所以深自憐也惟所裁擇

上王長安書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
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為變也甚難
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
見其安而不見其危知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其無
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為
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
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

以慄慄于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言敢以勢言
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
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
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
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弃諸溝
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為徒其徒相為用故一夫不用乎
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
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
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
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

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
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上張侍郎第一書

侍郎執事明公之知洵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
洵之所以獲知於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雖暴之天
下皆可以無愧今也將有所私告於執事今將以胥胥
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
果勃然交於胸中心不寧而顏忸怩者累月而後決竊
見古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昆弟妻
子以至於其親族朋友憂之固其責也雖然自我求之

則君子譏焉知之而不憂不憂而求人憂則君子交譏之洵之意以為寧在我而無寧在明公故用此決其意而發其言以私告於下執事明公試一聽之洵有二子軾轍齟齬授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為不足盡力於其間讀孟韓文一見以為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至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變以為天子之爵祿可以攫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懶鈍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為湮淪棄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

之如京師一門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數口為行者計則害居者為居者計則不能行恹恹然無所告訴夫以負販之夫左提妻右挈予奮身而往尚不可禦有明公以為主公焉往而不濟今也望數千里之外茫然如梯天而航海蓄縮而不進洵亦羞見朋友明公居齊桓晉文之位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憂則人何說不然何求而不克輕之於鴻毛重之於泰山高之於九天遠之於萬里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將使軾轍求進於下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絕以懲欺罔之罪

上張侍郎第二書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既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為子求官苟歸立便發上與天子相唯諾顧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為淺所不可知者唯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於我無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斲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為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

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已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脣黑面烈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緼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後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絮廡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為之動心而待其多言邪

上韓舍人書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衰息賦歛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天子

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
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閑人於國家無絲毫之
責得以優游終歲咏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為文
章亦不求人知以為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
我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
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
然不知君侯見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為
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閑布衣與之論閑事邪此洵所以
不敢遽見也自閑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
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
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
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
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
之徒歟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况如君
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不宣洵再拜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二

上韓丞相書

眉山蘇洵



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朝廷所以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勝於今粗可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蒙朝廷授洵試校書郎亦非敢少之也使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過得一京官終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試銜又何足分多必於其間而必為彼不為此邪然其所以區區無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千錢誠不

足以贍養又况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邪凡人為官稍
可以紓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髣髴耳自此以下
者皆勞勦苦骨摧折精神為人所役使去僕隸無幾也
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誠少年
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紓意快志者也若洵者計其
年豈足以有待邪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尚書省門
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犯廢放又守選又
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主
五六月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
豫章摘袖非老人所種也洵久為布衣無官長拘轄自

覺筋骨踈強不堪為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剔除
一官而幸與之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
漫漶以傷害王民也今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
苟應格者雖屑沾不得不與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
今洵幸為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為有意至於
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
故冗邪洵少時自處不業卑以為遇時得位當不鹵莽
及長知取士之難遂絕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亦
有得而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
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戀戀於

一官如必無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
決欲去而遲遲也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博則叩
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洵相公豈能
施此不報之恩邪相公往時為洵言欲為歐陽公言子
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為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
也而復忘之故忍耻而一言不宣洵再拜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四月二十三日將仕郎守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纂
蘇洵惶恐再拜上書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
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未平居思

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弃萬國天子
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為社稷柱
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
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
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後與天下更始故其為天子曾
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
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
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遊觀無所
增加悖薄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之所
不若今一旦奄弃臣下而有司迺欲以末世葬送無益

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威之以刀劍驅之以笞箠為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沒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為此

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為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况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為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為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

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畧也而外是者則畧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為聖明而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僣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為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

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為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為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為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恐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不宣洵惶恐再拜

與梅聖俞書

聖俞足下揆間忽復歲晚昨九月中嘗發書計已達左

右洵間居經歲益知無事之樂舊病漸復散去獨恨淪
廢山林不得聖俞永叔相與談笑深以嗟惋自離京師
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見遺以其不肖之文猶有可
者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聖俞自思僕豈欲試者
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此窮困
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為山林
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茂才中夜起坐裹飯携
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
每思至此即為寒心今齒日益老尚安能使達官貴人
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邪且以永叔之言與夫三
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召僕而試之蓋其心尚
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昨適有病遂
以此辭然恐無以荅朝廷之恩因為上皇帝書一通以
進蓋以自解其不至之罪而已不知聖俞當見之否冬
寒千萬加愛

荅雷太簡書

太簡足下前月辱書承諭朝廷將有召命且教以東行
應詔旋屬郡有符亦以此見遣承命自笑恐不足以當
遂以病辭不果行計太簡亦已知之僕已老矣固非求
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間居田野之中魚稻蔬筍

之資足以養生自樂俯仰世俗之間竊觀當世之太平其文章議論亦可以自足於一世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權衡以自取輕笑哉然此可為太簡道不可與流俗人言也嚮者權書衡論幾策皆僕間居之所為其間雖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陽永叔以為可進而進之苟朝廷以為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邪恐復不信祇以為笑又居間處終歲幸無事昨為州郡所發遣徒益不樂爾楊旻至今未歸未得所惠書歲晚京師寒甚惟多愛

與楊節推書

洵白節推足下往者見託以先丈之埋銘示之以程生之行狀洵於子之先君耳目未嘗相接未嘗輒交談笑之歡夫古之人所為誌夫其人者知其平生而閱其不幸以死悲其後世之無聞此銘之所為作也然而不幸而不知其為人而有人焉告之以其可銘之實則亦不得不得銘此則銘亦可以信行狀而作者也今余不幸而不獲知子之先君所恃以作銘者正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然余傷夫人子之惜其先君無聞於後以請於我我既已許之而又拒之則無以卹乎其

心是以不敢遂已而卒銘其墓凡子之所欲使子之先君不朽者茲亦足以不負子矣謹錄以進如左然又恐子不信行狀之不可用也故又具列于後凡行狀之所云皆虛浮不實之事是以不備論論其可指之迹行狀曰公有子美琳公之死由哭美琳而慟以卒夫子夏哭子止於喪明而曾子譏之而况以殺其身此何可言哉余不愛夫吾言恐其傷子先君之風行狀曰公戒諸子無如鄉人父母在而出分夫子之鄉人誰非子之兄與子之舅甥者而余何忍言之而况不至於皆然則余又何敢言之此銘之所以不取於行狀者有以也子其無

以為怪洵白

與吳殿院書

洵啓京師會遇殊未及從容屬家有變故倉遽西走遂不得奉別快悵不可勝言也嚮每見君侯談論輒盡歡而在京師逾年相見至少誠恐憲官職重是以不敢數數自通然亦老嬾不出之故及今相去數千里求復一見不可得也曩曾議及故友史沆骨肉淪落荆楚間慨然太息有枚郵之心沆有兄經臣者雖卧病而志氣卓然以豪傑稱鄉里使得攝尺寸之柄當不鹵莽常以為沆死而有經臣者在或萬一能有所雪今不幸亦已死

矣追思沆平生孤直不遇而經臣亦以劉見廢又皆以
無後死當其生時舉世莫不讐疾惟君侯一人獨為哀
閔而數年間兄弟相繼淪喪使仁人之心不克少施嗚
呼豈其命之窮薄至於此邪經臣死家無一人後事所
囑辦於朋友今其家遺孤骨肉存者獨沆有弱女在襄
州耳君侯尚可以庇之使無失所否阻遠未能一一伏
惟裁悉不宣洵白

謝趙司諫書

洵啓嚮家居眉陽以病嬾不獲問從者常以為閣下之
所在聲之所振德之所加士以千里為近而洵獨不能

走二百里一至於門縱不獲罪固以為君子之弃人矣
今年秋始見太守竇君京師乃知閣下過聽猥以鄙陋
上塞明詔不知閣下何取於洵也洵固無取然私獨嘉
以為可辭於世者其不以馳驚得明矣洵不識閣下然
仰聞君子之風常以私告於朋友特恨其身之不肖不
得交於當世以徧致閣下之美所告者皆飢寒自謀不
暇之人雖告而無益然猶以素不相識之故得免於希
勢苟附之嫌是其不識賢於識也今世之所尚相見則
以數至門為勤不相見則以數致書為忠夫數至門者
虛禮無用數致書者虛詞無觀得其無用與其無觀而

加喜不得而怒此與嬰兒之好惡無異今閣下舉人而
取於不相識之中則其去世俗遠矣寓居雍丘無故不
至京師詹望君子日以復日頃者朝廷猥以試校書郎
見授洵不能以老身復為州縣之吏然所以較者嫌若
有所過望耳以閣下知我故言及此無怪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二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三

眉山蘇洵

譜例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和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為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忘而獨存則猶有譜之力也蓋自唐衰

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耻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田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世次而其本出於趙郡蘇氏以為蘇氏族譜它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為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為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為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為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後焉者

不具

歐陽氏譜及永叔題劉氏碑後

蘇氏族譜

蘇氏之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自高陽而蔓延于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

生矣情見乎親親見于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
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
吊喜不慶憂不吊則塗人也吾之所以相視如塗人者
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
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於塗
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
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
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
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親如是于手其能

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氏諱斲子祈 無嗣

不仕娶子福 子宗實 子昭鳳 子惟讚 子垂象

黃氏享 子垂正

年若干 子垂範

七月二 子惟善 子垂則

十六日 子昭慶 子惟德 子瑤

卒 子昭文 子渭 子瑗

子沆

子浩

子漸

子洪

子宗藝 無嗣

子宗瓊 無嗣

子禮 子暉 子昭翰 子文質 子士元

子文圭 子士能

子士良

子士寧

子士嘉

子士宗

子駿 子昭遇 無嗣

子昭遠 無嗣

子昭逸 無嗣

子昭建 無嗣

子棟 無嗣

子祐 子宗竊 子昭玘 子文寶 子惟忠

子惟恭

子文寶 無嗣

子昭現 子文采 子士祥

子宗著 子德謙 子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諱祐 子宗善 子昭圖 子惟益 子允元
不仕娶 子允滋

李氏享 子惟吉 無嗣

年五十 子昭越 無嗣

四七月 子宗晏 子昭

三十日 子宗昇 子德榮 子哲 子瑾

卒 子德升 子淳 子瑜

子德元 子汶 子舟

子諱杲 子諱序 子澹

子諱杲 子諱序 子澹 子位

不仕娶 仕至大 子僧

宋氏享 理評事 子渙

年五十 娶史氏 子洵

一六月 享年七

八日卒 十五五

月十一

日卒

子宗晁 無嗣

子德 子子勳 子慎言 子慶昌

子復圭

族譜後錄上篇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為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為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為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為昆吾次曰惠連為參胡次曰錢為彭祖次曰來言為會人次曰安為曹姓季曰季連為莘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為數姓昆吾始姓己氏其後為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為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為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

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為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為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為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為冀州刺史又遷為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玄味道聖曆初為鳳閣侍郎以貶為眉州刺史遷為益州長史未

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肩始有蘇氏故
肩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
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
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
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
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
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
洵始為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
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
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

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
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歲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
為譜為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
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為譜者之
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
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
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
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
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
及士之始為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

子後之則為大宗故曰繼別為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
大宗死則為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
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
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故
曰繼禰者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
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
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
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
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為大夫者而後可以為大宗其
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為族譜其注皆

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無
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為之後是以繼
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
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
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
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
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
為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
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為譜之志云爾

族譜後錄下篇

蘇氏之先自昆吾以來其最顯者司寇忿生三代之事其聞於今不詳周公作立政而特稱之以教太史其後周宣衰司寇之子孫亦曰蘇公遭讒作詩以刺暴公名曰彼何人斯惟此二人見於詩書是以其傳至今自蘇氏入秦而平陵侯建典屬國武始顯遷於趙而并州刺史章益州長史味道始有聞於世遷於眉而至於今無聞夫是惟譜不立也自昆吾至書之蘇公五百有餘年自書之蘇公至詩之蘇公二百有餘年自詩之蘇公至平陵侯建典屬國武七百有餘年自平陵侯建典屬國武至并州刺史章二百有餘年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

長史味道五百有餘年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二百有餘年以三十年而易世則七十有餘世也七十有餘世亦容有賢不賢焉不賢者隨世磨滅不可得而聞而賢者獨有七人七十有餘世其賢者亦容不止於七人矣而其餘不傳則譜不立之過也故洵既為族譜又從而記其所聞先人之行昔吾先子嘗有言曰吾年少而亡吾先人先世之行吾不及有聞焉蓋嘗聞其略曰蘇氏自遷於眉而家於眉山自高祖涇則已不詳自曾祖鉞而後稍可記曾祖娶黃氏以俠氣聞於鄉閭生子五人而吾祖祐景少景賢以才幹精敏見稱生於

唐哀帝之天祐二年而歿於周世宗之顯德五年蓋與五代相終始歿之一年而吾太祖始受命是時王氏孟氏相繼據蜀蜀之高才六人皆不肯出仕曰不足輔仕於蜀者皆其年少輕銳之士故蜀以再亡至自太祖受命而吾祖不及見也吾祖娶於李氏李氏唐之苗裔太宗之子曹王明之後世曰瑜為遂州長江尉失官家於眉之丹稜祖母嚴毅君家肅然多才略猶有竇太后柴氏主之遺烈生子五人其才皆不同宗善宗晏宗昇循循無所毀譽少子宗晁輕俠難制而吾父果最好善事父母極於孝與兄弟篤於愛與朋友篤於信鄉間之人

無親疎皆愛敬之娶宋氏夫人事上甚孝謹而御下甚嚴生子九人而吾獨存善治生有餘財時蜀新破其達官爭弃其田宅以入覲吾父獨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終其身田不滿二頃屋弊陋不葺也好施與曰多財而不施吾恐他人謀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將以我為好名是以施而尤惡使人知之族叔父玩嘗有重獄將就逮曰入獄而死妻子以累兄請為我詞獄之輕重輕也以肉饋我重也以菜饋我饋我以菜吾將不食而死既而得釋玩曰吾非無他兄弟可以寄死生者惟子及將歿太夫人猶執吾手曰盡以是屬子之兄弟笑曰而子

賢雖非吾兄弟亦將與之不賢雖吾兄弟亦將弃之屬
之何益善教之而已遂卒卒之歲蓋淳化五年推其生
之年則晉少帝之開運元年也此洵嘗得之先祖云爾
先子諱序字仲先生於開寶六年而歿於慶曆七年娶
史氏夫人生子三人長曰澹次曰渙季則洵也先子少
孤喜為善而不好讀書晚迺為詩能白道敏捷立成凡
數十年得數千篇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鄉閭子孫
畋漁治生之意皆見於詩觀其詩雖不工然有以知其
表裏洞達豁然偉人也性簡易無威儀薄於為已而厚
於為人與人交無貴賤皆得其歡心見士大夫曲躬盡

敬人以為諂及其見田父野者亦然然後人不以為怪
外貌雖無所不與然其中心所以輕重人者甚嚴居鄉
間出入不乘馬曰有甚老於我而行者吾乘馬無以見
之敝衣惡食處之不恥務欲以身處衆之所惡蓋不學
老子而與之合居家不治家事以家事屬諸子至族人
有事就之謀者常為盡其心反覆而不厭凶年嘗鬻其
田以濟飢者既豐人將償之曰吾自有以鬻之非爾故
也卒不肯受力為歲退之行以求不聞於世然行之既
久則鄉人亦多知之以為古之隱君子莫及也以渙登
朝授大理評事史氏夫人眉之大家慈仁寬厚宋氏姑

甚嚴夫人常能得其觀以和族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萊縣太君洵聞之自唐之衰其賢人皆隱於山澤之間以避五代之亂及其後僭偽之國相繼亡滅聖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孫猶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任於天下是以雖有美才而莫顯於世及其教化洋溢風俗變改然後深山窮谷之中向日之子孫乃始振迅相與從官於朝然其才氣則既已不若其先人質直敦厚可以重任而無疑也而其先人之行乃獨隱晦而不聞洵竊深懼焉於是記其萬一而藏之家以示子孫至和二年九月日

大宗譜法

蘇氏族譜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大宗之法冠以別子由別子而列之至於百世而至無窮皆世自為處別其父子而合其兄弟父子者無窮者也兄弟者有窮者也無窮者相與處則害於無窮其勢不得不別然而其之子某某之子某某是猶不別也是為大宗之法云爾故為大宗之法三世自三世而推之無不及也人設二子而廣之無不載也蓋三法以為譜學者之事也由譜而知其先以及其旁子弟以傳於後世是古君子之所重而士大夫之所當知也

以學者之事不立而古君子之所重與士大夫之所當
知者隨廢是學者之罪也於是存之蘇氏族譜之末以
俟後世君子有採焉

別子

一世 別子之適子甲

庶子乙

二世 甲之適子丙

庶子丁

乙之適子戊

庶子己

三世 丙之適子庚

庶子辛

丁之適子壬

庶子癸

戊之適子子

庶子丑

己之適子寅

庶子卯

蘇氏族譜亭記

四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

訟者訢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
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无輒相與怒曰吾夫子無乃聞
之嗚呼彼獨何情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
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
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
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
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
妻必告必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
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誦讓也歲正日月相與拜奠於墓下
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

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眾相與疾
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
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
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
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
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贖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
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
節廢自斯人之以妻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
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譚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
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

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
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
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
詐備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
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
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
其姓名使它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
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
曰然乃記之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三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四

眉山蘇洵



張益州畫像記

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
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
與朕志自之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
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
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某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
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
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

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
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
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
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歎未墜於地惟
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
而退無矜容為天子收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
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
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
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醜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
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弃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

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
齊魯非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
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為
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
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
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意如何
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
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
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
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

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
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慷慨
有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
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
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
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
西人來觀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
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闈閑閑有童
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弃捐禾麻芄芄倉庾崇
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心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
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庶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
人相告無敢違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彭州圓覺禪院記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
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為自斯且為欺天盖君子恥食
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
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
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
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况

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為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干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為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為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為丁道其先師平潤事與

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為記予嘉聽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為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於保聰聰又合其鄰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為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始予少年時父母俱存兄弟妻子備具終日嬉遊不知有死生之悲自長女之夫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憂蓋年二十有四矣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又一年而長子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卒至于丁亥之

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服未既而有長姊之喪悲憂慘愴之氣鬱積而未散蓋年四十有九而喪妻焉嗟夫三十年之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逝將南去由荆楚走大梁然後訪吳越適燕趙徜徉於四方以忘其老將去慨然顧墳墓追念死者恐其魂神精爽滯於幽陰冥漠之間而不復曠然遊乎逍遙之鄉於是造六菩薩并龕座二所蓋釋氏所謂觀音勢至天藏地藏解冤結引路王者置於極樂院阿彌如來之堂庶幾死者有知或生於天或生於四方上下所適如意亦若余之遊於四方而無繫云爾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夫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夫任為棟梁

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之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老翁井銘

丁酉歲余卜葬亡妻得一陽安鎮之山山之所從來甚

高大壯偉其未分而為兩股回轉環抱有泉空然出於兩山之間而北附右股之下畜為大井可以日飲百餘家卜者曰吉是其葬書為神之居蓋水之行常與山俱山止而泉冽則山之精氣勢力自遠而至者皆畜於此而不去是以可葬無害他日乃問泉旁之民皆曰是為老翁井問其所以為名之由曰往歲十年山空月明天地開霽則常有老人蒼顏白髮偃息於泉上就之則隱而入於泉莫可見蓋其相傳以為如此者久矣因為作亭於其上又甃石以禦水潦之暴而徃徃優游其間酌泉而飲之以庶幾得見所謂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

又聞其老於荒榛巖石之間千歲而莫知也今乃始遇我而後得傳於無窮遂為銘曰山起東北翼為南西洧涓斯泉益溢以瀾斂以為井可飲萬夫汲者告吾有叟於斯里無斯人將此謂誰山空寂寥或嘯而嬉更千萬年自絜自好誰其知之乃訖遇我惟我與爾將遂不泯無溢無竭以永千祀

王荊州畫像贊

太山崇崇東海滔滔蟠為山東公惟齊人齊方千里而吾獨見公公在荊州或象其儀白鬚紅顏謂公方壯公生享丑天子之老誰謂公老其威桓桓鎮天子之南邦

吳道子畫五星贊

世稱善畫曹興張繇塙破紙爛兵火所燒至於有唐道子姓吳獨稱一時蔑張與曹歷歲數百其有幾何或鏡于碑以獲不磨吾世貧窶非有富豪堂堂五行道子所摹歲星居前不武不挑求之古人其有帝堯盛服佩劔其容昭昭熒惑惟南左弓右刀赫烈奮怒木石焚焦震怛下土莫敢有驕崔崔土星瘦而長腰四方遠逝去如飛颺倏忽萬里遠莫可招太白惟將宜其壯夫今惟婦人長裙飄飄抱撫四絃如聲嘈嘈辰星北方不麗不妖執筆與紙凝然不囂粧非今人脣傳黑膏唯是五星筆

勢莫高昔始得之爛其生綃及今
愈遠知其若何吾苟不言是亦不遭
斗墨昏而消愈後

仲兄字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
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
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
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
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
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
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

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
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連
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感而如鱗疾而如馳徐
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下前其繁如殺其亂如霧紛
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于滄海之濱滂薄洶涌
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虚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
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
如鯨跳者如鷲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
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
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

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

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甚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

虜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者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為贈

丹稜楊君墓誌銘

揚君諱某字某世家眉之丹稜曾大父諱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君娶某氏女生子四人長曰美琪次曰美琳次曰美珣其幼美球美球嘗從事安靖軍余遊巴東因以識余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君卒享年若干四年十一

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將葬後事來請余銘以求不泯
于後余不忍逆蓋美琳先君之喪一月而卒美琪美珣
皆志於學而美琳既仕於朝銘曰歲在己亥月在子培
高穴深託后土夫子骨肉歸安此生有四息三哭位後
昆如雲不勝記其後豈不富且貴囑余作銘賴其季更
千萬年豈不偉

祭史彥輔文

嗚呼彥輔胡為而然胡負於天誰不壽考而於彥輔獨
嗇其年誰不富貴使終賤寒誰無子孫詵詵戢戢滿眼
蚍蜉於天何傷獨愛一孺使殞其傳愴愴其惟其下惟

誰有童未冠彥輔從子帶經而哭稽顙來前天高茫茫
慟哭不聞誰知此冤輟哭長思念初結交康史寶元子
以氣豪縱橫放肆隼擊鵬騫奇文怪論卓若無敵悚怛
旁觀憶子大醉中夜過我狂歌叫譟予不喜酒正襟危
坐終夕無言他人竊驚宜若不合胡為甚歡嗟人何知
吾與彥輔契心忘顏飛騰雲霄無有遠迹我後子先擠
排澗谷無有嶮易我溺子援破窓孤燈冷灰凍席與子
無眠旅遊王城飲食寤寐相恃以安慶曆丁亥詔策告
罷予將西轅慨然有懷吾親老矣甘旨未完徃從南公
奔走乞假遂至于虔子時亦來止於臨江繫馬解鞍愛

弟子疑倉卒就獄舉家驚喧及秋八月予將北歸亦既具舩有書晨至開視驚叫遂丁大艱故鄉萬里泣血行後敢期生還中途逢子握手相慰曰無自殘旅宿魂驚中夜起行長江大山前呼後應告我無恐相從入官歸來幾何子以病廢手足若攣我嘉子心壯若鐵石益固而堅瞋目大呼屋瓦為落聞者竦肩子凝之喪大臨嘔血傷心破肝我遊京師強起來餞相顧留連我還自東二子喪母歸懷辛酸子病告革奔走往問醫云已難問以後事口不能語悲來塞咽遺文墜葉為子收拾以葺以編我知不朽千載之後子名長存嗚呼彥輔天實喪之子哭寢門白髮班班疾病來加叩不能奔哭書此文命軾往奠以慰斯魂尚饗

祭任氏姊文

昔我曾祖子孫滿門姊之先人實惟其孫不幸而亡又不有嗣後世饗祀其託在姊祭於女家聞者歎歎姊不永存後益以疎姊之未亡洵作族譜昆弟諸子可以指數念姊之先其後為誰周旋反覆不見而悲悲其早喪宜子壽考春秋薦獻終子之老今姊永歸遂及良人皆葬於原送哭酸辛姊之子孫恭愿良謹當有達者以塞此恨跪讀此文告以無憾鬼神有知尚克來鑒

祭亡妻文

嗚呼與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弃我而先我徂京
師不遠當還嗟子之去曾不須臾子去不返我懷永哀
反覆求思意子復回人亦有言死生短長苟皆不欲爾
避誰當我獨悲子生逢百殃有子六人今誰在堂唯執
與轍僅存不忘咻煦撫摩既冠既昏教以學問畏其無
聞晝夜孜孜孰知子勤提携東去出門遲遲今往不捷
後何以歸二子告我母氏勞苦今不汲汲柰後將悔大
寒酷熱崎嶇在外亦既薦名試于南宮文字煒煒歎驚
羣公二子喜躍我知母心非官寔好要以文稱我今西

歸有以藉口故鄉千里期母壽考歸來空堂哭不見人
傷心故物感涕慙慙嗟予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內
失良朋孤居終日有過誰箴昔予少年游蕩不學子雖
不言耿耿不樂我知子心憂我泯沒感歎折節以至今
日嗚呼死矣不可再得安鎮之鄉里名可龍隸武陽縣
在州北東有蟠其丘惟子之墳鑿為二室期與子同骨
肉歸土寘無不之我歸舊廬無不改移寘兮未泯不日
來歸

祭姪位文

嘉祐五年六月十四日叔洵以家饌酒果祭于亡姪之

靈昔汝之生後余五年余雖汝叔父而幼與汝同戲如兄弟然其後余日以長汝亦以壯大余適四方而汝留故國余既歸止汝乃隨汝仲叔居東都十有三歲而不還今余來東汝遂溘然至死而不救此豈非天耶嗟夫數十年之間與汝出處參差不齊曾不如其幼之時方將與汝旅於此汝又一旦而歿人事之變何其反覆而與人相違嗟余伯兄其後之存者今日以往獨汝季弟與汝之二孺此所以使余增悲也汝歿之五日汝家將殯汝于京城之西郊竟如有知於此永別尚饗

祭史親家祖母文

嗟人之生其久幾何百年之間逝者如麻反顧而思可泣以悲夫人之孫歸于子轍自初許嫁以及今日昊天不吊禍難荐結始自丁亥天崩地折先君歿世次及近歲子婦之母亦以奄弃顧惟荼毒謂亦止此誰知于今乃或有甚室家不祥死而莫救及于夫人亦罹此咎子喪其妣婦喪祖妣誰謂人生而至於此嗟嗟傷心悲不能止

議脩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敬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

之說與教 大異何者前所授教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徃徃亦有不妥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下去其一則適足以為抵牾齟齬

而不可齊一旦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楹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為賢者諱然其所謂諱

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為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四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五

眉山蘇洵

雲興于山

雲興于山
露霑為霧
匪山不仁
天實不顧
山川我享
為我百訢
豈不畏天
哀此下土
班班鳩鳩
穀穀晨號
天乎未雨
余不告勞
誰為山川
不如羽毛

有驥在野

有驥在野
百過不呻
子不我良
豈無他人
繫我于廐
乃不我駕
遇我不終
不如在野
秃毛于霜
寄肉于糧
寧彼我傷
寧人不我
顧無子我
忘

有觸者犢

有觸者犢再蠶不却為子已觸安所置角天實界我子欲已我惡我所為盍奪我有子欲不觸盍索之筮

朝日載昇

朝日載昇薨薨伊氓于室有績于野有耕于塗有商于邊有征天生斯民相養以寧嗟我何為踽踽無營初孰與我今孰主我我將往問安所處我

我客至止

我客至止我迎于門來升我堂來飲我罇羞鼈不時嘗我不勤求我何多請辭不能客謂主人唯子我然求子

之多責子之深期于子賢

顏書

任君北方來手出邠州碑為是魯公寫遺我我不辭魯公實豪傑慷慨忠義姿憶在天寶末變起漁陽師猛士不敬當儒生橫義旗感激數十郡連衡闔羗夷新造勢尚弱胡為力未衰用兵竟不勝歎息真數奇杲兄死常山烈士淚滿頤魯公不死敵天下皆熙熙柰何不愛死再使踏鯨鱗公固不畏死吾實悲當時緬邈念高誼惜我生我遲近日見異說不知作者誰云公本不死此事亦已奇或云公尸解雖大抵天下心人人屬公思加以見殺而實不死

不死狀慰此苦歎悲我欲哭公墓莽莽不可知愛其平生迹往往或子遺此字出公手一見減歎咨使公不善書筆墨分訛癡思其平生事豈忍弃路岐况此字頗怪堂堂偉形儀駿極有深穩骨老成支離點畫迺應和閑連不相違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異扶貌各自相結維離離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綴會或作斗與箕骨巖體端重安置無欹危篆鼎兀大腹高屋無弱楮古器合尺度法物應矩規想其始下筆莊重不自卑虞柳豈不好結束煩帶羈羈平法未離俗庸手尚敢窺自我見此字得紙無所施一由十會百木斤斧所易為團團

彼明月欲畫形終非誰知忠義心餘力尚及斯因此數幅紙使我重嘆喜

歐陽永叔白兔

飛鷹搏平原禽獸亂衰草蒼茫就擒執顛倒莫能保白兔不忍殺歎息愛其老獨生遂長拘野性始驚矯貴人織筠籠馴擾漸可抱誰知山林寬穴處頗自好高颺動槁葉群竄迹如掃異質不自藏照野明曷曷獵夫指之笑自匿苦不早何當騎蟾蜍靈杵手自搗

谷二任

魯人賤夫子鳴丘指東家當時雖未過弟子已如麻奈

何鄉問人曾不為歎嗟區區吳越間問骨不憚遐習見
反不怪海人等龍蝦嗟我何足道窮居出無車昨者入
京洛文章被人誇故舊未肯信聞之笑呀呀獨有兩任
子知我有足嘉遠遊苦相念長篇寄芬葩道我亦未尔
子得無增加貧窮已衰老短髮垂鬢鬢重祿無意取恩
治山中畲往歲栽苦竹細密如薰葭庭前三小山本為
山中楂當前鑿方池寒泉照谿呀翫此可竟日胡為踏
朝衙何當子來會酒食相邀遮願為久相敬終始無疵
瑕閑居各無事數來飲流霞

丙申歲余在京師鄉人陳景回自南來弃其

官得太子中允 景回舊有池在蔡今將治園

囿於其間以自 老余嘗有意於嵩山之下洛
水之上買地築室以為休息之館而未果余
景回欲余詩遂道此意景回志余言異日可
以知余之非戲云爾

岷山之陽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衆
我獨厭倦思移居平川如手山水感恐我後世鄙且愚
經行天下愛嵩嶽遂欲買地居妻孥晴原漫漫望不盡
山色照野光如濡民生舒緩無夫扎衣冠堂堂偉丈夫
吾今隱居未有所更後十載不可無聞君厭蜀樂上蔡

占地百頃無邊隅草深野濶足狐兔水種陸取身不劬
誰知李斯顧秦寵不獲牽犬追黃狐今君南去已足老
行看嵩少當吾廬

憶山送人

少年喜竒迹落拓鞍馬間縱目視天下愛此宇宙寬山
川看不厭浩然遂忘還岷峨最先見晴光厭西川遠望
未及上但愛青若鬟大雪冬沒脛夏秋多蛇虺乘春乃
敢去匍匐攀孱顏有路不容足左右號鹿猿陰崖雪如
石迫暖成高瀾經日到絕頂目眩手足顛自恐不得下
撫膺忽長歎坐定聊四顧風色非人寰仰面聶雲霞垂

手撫百山臨風一弁襟袖飄若風中仙竭來游荆渚談笑
登峽船峽山無平岡峽水多悍湍長風送輕帆瞥過難
詳觀其間最可愛巫廟十數巔聳聳青玉幹折首不見
端其餘亦詭怪土老崖石頑長江渾渾流觸齧不可攔
苟非峽山壯浩浩無隅邊恐是造物意特使嶮且堅江
山兩相值後世無水患水行月餘日泊舟事征鞍爛熳
走塵土耳翬目眇昏中路逢漢水亂流愛清淵道逢塵
上客洗濯無瑕痕振鞭入京師累歲不得官悠悠故鄉
念中夜成慘然五噫不復留馳車走輶轅自是識嵩岳
蕩蕩容貌尊不入衆山列體如鎮中原幾日至華下秀

色碧照天上下數十里映曉青嶺嶺迤邐見鍾南岸
蟠長安一月看山岳懷抱斗以騫漸漸大道盡倚山棧
黃緣下瞰不側溪石齒交戈鋌虛閣怖馬足險崖摩吾
肩左山右絕澗中如一繩慳傲睨駐鞍轡不忍驅以鞭
累累斬絕峯兀不相屬睽背出或逾峻遠驚如爭先或
時度岡嶺下馬步險艱怪事看愈好勤劬變清歡行行
上劔閣勉強踵不前矯首望故國漫漫但青煙及下鹿
頭坂始見平沙田歸來顧妻子杜抱難留連遂使十餘
載此路常周旋又聞吳越中山明水澄鮮百金買駿馬
徃意不自存投身入廬岳首迥瀑布源飛下二千尺強

烈不可干餘潤散為雨遍作山中寒次入二林寺遂獲
高僧言問以絕勝境導我同躋攀逾月不倦厭岩谷行
欲殫下山復南邁不知已南處五嶺望可見欲徃苦不
難便擬去登玩因得窺群蠻此意竟不償歸抱愁煎煎
到家不再出一頓俄十年昨聞廬山郡太守雷君賢徃
求與識面復見山鬱蟠絕壁橫三方有類大破銀包裹
五六州倚之為長垣大抵蜀山峭崿刻氣不溫不類嵩
華背氣象多濃繁吳君穎川秀六載為蜀官簿書苦為
累天鵲囚籠樊岷山青城縣峨眉亦南隄黎雅又可到
不見宜悒然有如烹脂牛過眼不得喰始謂泛峽去此

約今又愆只有東北山依然送歸軒他山已不見此可著意者

上田侍制詩

日落長空道大野溷荒荒吁嗟秦皇帝安得不富強山大地脉厚小民十尺長耕田破萬頃一稔粟柱梁少年事游俠皆可荷弩槍勇力不自驕頗能啖乾糧天意此有謂故使連西羌古人遭邊患累累鬪兩劍方今正似此猛士強如狼跨馬負弓矢走不擇澗岡脫甲森不顧袒裼搏敵場嗟彼誰治此蹶蹶不敢當當之負重責無成不朝王田侯本儒生武略今泯泯右手握塵尾指麾

據胡牀郡國遠浩浩遙鄙有積倉秦境古何在秦人多戰傷此事久不報此時將何償得此報天子為侯歌之章

途次長安上都漕傳諫議

丈夫止多念老大自不安居家不能樂忽忽思中原慨然弃鄉廬劫劫道路間窮山多虎狼行路非不難音者倦奔走閉門事耕田蠶穀聊自給如此已十年緬懷當今人草草無復閑堅卧固不起芒背實在肩布衣與食肉幸可交口言默默不以告未可遽罪愆驅車入京洛藩鎮皆達官長安逢傳侯願得說肺肝貧賤吾老矣不

復苦自歎富貴不己愛浮雲過長天中懷邀有念微恍
難自論世俗不見信排斥僅得存昨者東入秦大麥黃
滿田秦民可無飢為君喜不眠禁軍幾千萬仰此填其
咽西蕃久不反老賊非常然士飽可以戰吾寧為之先
傳侯君在西天子憂東藩烽火尚未滅何策安西邊傳
侯君謂何明日將東轅

答陳公美

少壯事已遠舊交良可懷百年能幾何十載不得偕念
昔居鄉里游處了無猜飲食不相捨談笑久所陪拜君
以為兄分密誰能開齒髮俱未老未至衰與頹我子在

襁褓君猶無嬰孩君後獨捨去為吏天一涯我又厭奔
走遠引不復來歲月杳難恃區區老吾儕况從與君別
多事歲若排心力不能救羸病侵骨髓二子皆已冠如
吾苦無才君亦已有嗣骨且秀且佳人事知幾變會合
終不諧昨者本不出豪傑苦自吟鬱鬱自不樂誰為子
悲哀翻然感其說東走陵嶺崖不意君在此得奉笑與
談君顏蔚如故大噓飛塵亦我老應可怪白髮生兩顙
新句辱先贈古詩許見推賢俊非獨步故舊每所乖作
詩報嘉貺亦聊以相催

又答陳公美二首

仲尼魯司寇官職亦已優從祭肉不及戴冕奔諸侯當時不之知為肉誠可羞君子意有在衆人但愆尤置之待後世皎皎無足憂

仲尼為羣婢一走十四年荀卿老不出五十干諸田顧彼一夫子豈其陷狂顛出處固無定不失稱聖賢彼亦誠自信誰能鄙多言

公孫昔放逐牧羊滄海濱勉強聽鄉里垂老西游秦自固未為壯徒為久辛勤君子豈必隱孔孟皆旅人

送李才元學士知邗州

貧賤羞妻子富貴樂鄉關不見李夫子得意今西還白

馬渡漣水紅旗照蜀山歸來未解帶故舊已滿門平生浪游處何者哀王孫壯士勿齷齪千金報一殮

送陸權叔提舉茶稅

君家本江湖南行即鄰里稅茶雖冗繁漸喜官資美嗟君本薦學寤寐好文字徃年在巴蜀憶見春秋始名家亂如髮夢錯費尋理今來未五歲新傳兩盈几又言欲治易雜說書萬紙君心不可測日夜湧如水何年重相逢祇益使余畏但恐茶事多亂子易中意茶易兩無妨知君足才思

送王吏部知徐州

東徐三齊之南鄰夫子豈是三齊人辭囂乞靜得此守
走兔入藪魚投津徐州絕勝不須問請問項籍何去秦
江山雄豪不相下衣錦遊戲欲及晨霸王事業今已矣
但有太守朱兩輪還鄉據勢與古並豈有漢戟窺城闈
論安較利乃公勝行矣正及汴水勻

藤樽

枯藤生幽谷感縮侶無材不意猶為累剗中作酒杯君
知我好異贈我酌村醅衰意方多感為君當數開藤樽
結如螺村酒綠如水開樽自獻酬竟日成野醉青莎可
為席白石可為机何當酌清泉永以思君子

送任師中任清江

吾喜尚喜事羨君方少年有如伏櫪馬看彼始及鞍奔
騰過吾目蕭條正思邊誰知脫吾羈傲睨登太山君今
始得縣翱翔大江干大江多風波渺然欲翻浩蕩吞九
野開闔壯士肝人生患不出局束守一廛未嘗見大物
不識天地寬今君吾鄉秀固已見西川去年作邊吏出
入烽火間儒冠雜武弁屢與羶裘言又當適南土大浪
泛目前胸中芥蒂心吹盡為平田陳湯喜形勝所至常
縱觀吾想君至彼胸膽當豁然

送吳待制中復知潭州

十年嘗作捷為令四脉嘗聞慙俗詩共歎才高堪御史
果能忠諫致戎麾會稽特欲榮公子馮翊猶將試望之
船繫河堤無幾日南公應已怪來遲
臺省留身凡幾歲江湖得郡喜今行卧聽曉鼓朝眠穩
行入淮流鄉味生細雨滿村萼菜長高風吹旆綵船得
到家應有壺觴勞倚賴比鄰不畏鄉

後叔母楊氏輓詞

老人凋喪悲宗黨寒月淒涼葬舊林白髮已知鄰里暮
傷懷難盡子孫心幾年贈命涵幽壤當有銘文記德音
千里緘詞託永恨嗚嗚引者涕中吟

次韻和縉叔遊仲容西園

春入禁城懷舊隱偶來芳圃似還家
番番翠蔓纏松上
祭祭朱梅入竹花
客慢空勞嚴置兒酒多無用早成蛇
相公猶有遺書在欲問郎君借五車
栽松成徑百餘尺隔徑開堂似兩家
馱事共邀終日飲
渴春先賞未開花
客來亭樹鳴寒鵲酒入肌膚憶冷蛇
衰病不勝杯酒困醉歸傾倒欲乘車

右嘉祐集二問今

侍御南澧王公以近世士子恒取法止齋論範
動拘繩墨務高深者佶屈聱牙志浮靡者風雲
月露文體漸壞獨喜是集其氣昌其論博其文
典不泥古不襲今沛然皆自肺腑流出若郢匠
運斤不拘繩墨而自中法度深有益於學者按
晉之暇手出是帙命太原府翻刻令闔省士子

人印一部以相傳習其嘉惠後學之心盛矣刻
既成僭書于後以紀歲月亦以見刻之之意有
在也

嘉靖壬辰季冬八日知太原府事張鏜謹識